

第四回 託記室引針尋線 得青衣寄玉傳香

詞云：

得傍蟾宮信，佳人何許問？花枝招艷不輕飛，恨恨恨！月上窗前，雲移庭院，幾回解悶。未識愁腸韻，枕伴紅燈燼。想思樂者俏兒情，近近近！暫取風流，聊時喜悅，莫離方寸。

右調《醉春風》

話說王雲在福雲庵回至鄭府中，度過一宵，次日一心要訪吳夢雲，換了兩件舊衣衫，不與他人說知，竟自悄悄出門，望府前而來。吳府是兵部之宅，一問便知。怎奈侯門似海，不能徑入，無計可施，心中躊躇不定。聽得對門書聲亂誦，想是一個館第，不免進去少停片刻，隨步到館中。那先生見王雲身上雖則衣襤，而容貌甚覺豐彩，起身拱一拱手道：“請坐。”王雲亦一拱而坐。先生道：“兄尊姓大名？仙鄉何處？”王雲想道：“恐有吳宅關節。”不肯說出真名，遂道：“小生姓雲名章，姑蘇人氏。老師尊姓大名？”先生道：“學生姓任名引，字定安。兄是姑蘇，乃大邦人也，至敝地有何貴幹？”王雲道：“承老師見問，不敢隱瞞，以苦情實告：祇因家寒無度，到貴府探一舍親，不期彼已遷往他處，小弟竟無門可投。幸喜幼時亦曾讀過幾行，如貴府有館，或宦家記室，祈老師代為吹荐。”任引道：“原來雲兄是斯文一脈，多有失敬。”隨出位與王雲作揖，躬王雲於客坐，王雲又開口問道：“請問老師：對門可是吳文勛家？”任引道：“正是。雲兄何以知之？”王雲道：“大鄉宦之名，豈有不知之理。目今吳老爺可在府中？”任引道：“吳老爺前日纔告假回家的。”王雲道：“家中還有何人？”任引道：“有兩位公子，一位才貌兼全的小姐。”王雲聞言，曉得就是心上美人，喜不自勝，道：“先生何以見得吳小姐之才美？”任引笑道：“說來猶恐兄思想，倒不如不說罷。”王雲道：“這個何妨。”任引道：“這吳小姐芳名夢雲，其貌如玉琢成，臨風欲飛，穿衣不勝，真是蕊宮仙子。若言他的才學，落筆千言，成章立就，頗稱詠絮之才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姐美固美矣。老師看過小姐之佳作？”任引道：“他是閨中錦繡，焉能傳出。學生千方百計，求得小姐之詩四律，愛之如珍寶，再不與他人見者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弟乃外省人氏，乞賜賞鑒一番如何？”任引哈哈笑道：“這是萬不能如命。”王雲被任引奈何得了不得，又求之再三，任引方取出道：“這是兄之有緣，方得一見，祇是太便宜了兄，其他人來，學生再不能與見者。兄可小心細細玩賞，不可有褻小姐之佳章。”王雲笑而稱謝。忙接過來一看，乃是四季即景詩，道：

春景第一

梅花徑裏雪痕香，苦教春回試眾芳。
弱草不經籠雨露，柔枝豈慣歷煙霜。
溪山似盡羞文綺，鶯燕如歌和轉簧。
九十光陰時荏苒，風林繞出玉林行。

夏景第二

赤帝炎威事不將，荷風蕩漾過來香。
幾頭消畫嫌窗小，戶下看書倦日長。
竹影倚簾桐影靜，松聲入閣柳聲涼。
濃陰蟬調增人恨，擬抱水壺向北堂。

秋景第三

長天秋水雁鴻聲，桂子飄香月漸明。
金菊籬前爭艷色，芙蓉江上斗新清。
夜涼如許西風緊，朝氣尋常白露生。
砧杵慢聞更漏靜，愁人悲聽野蛩鳴。

冬景第四

霜景寥寥勝事無，小軒閑坐向紅爐。
一陽初動雲添線，雙鶴曾言預朔呼。
現在江山參冷暖，時來松柏耐榮枯。
玉樓寂寞三冬景，每聽春堂羯鼓奴。

王雲細細吟完，稱賞不已，道：“佳景佳詩，絕無脂粉之氣，其人宛然在紙，美人之口，自出香艷之詞。閨閣之文，為人傳之於外，如鍾情人得，若獲珍寶，雖千金亦不能購得。今一旦落在究儒之手，真為可惜，不能玩賞，反加褻瀆。皆由作句之人而不謹，無關傳授之得罪；還恐美人之心，要人傳出，以知彼之才，亦未可料。”任引見王雲觀詩，祇是自言自語，因道：“雲兄打的甚麼市語？”王雲道：“非市語也。今見此詩風雅異常，細細摩擬推敲詩中之深奧。”任引道：“原來雲兄愛觀詩句。學生也有兩篇，若雲兄不厭煩絮，取來與兄筆削。”王雲道：“老師有佳章，自當領教。”任引隨取出一本詩稿，王雲接過，翻開一看，不覺失聲一笑。任引道：“雲兄為何發笑？自然是學生詩之醜也。”王雲道：“豈有此理。老師之詩太覺深奧，小弟不能審詳，實笑自己學淺之過，焉敢取笑老師？”再觀到後，更加好笑。祇道其一雲一題目是《桃雨》，寫著：

花開一樹卻也紅，雨打枝頭頭到東。
紅的落了青的長，結成果子贈猴頭。

王雲看完，倒覺醒倦。任引道：“兄所好觀詩，佳作自然好的了。”從未曾學，祇曉《四書》而已。”隨起身說道：“在此攪擾。”竟一拱而別。任引送出王雲，見王雲去有百步，心中猛然想起一事，復喚王雲道：“雲兄轉來！”王雲見任引呼喚，不知為著何事，莫非遺了甚麼物件？想想又沒有，祇得走回來問任引道：“老師有何見教？”任引道：“有一事請教雲兄，學生適問一時忘了。未知兄之寫作可好否？”王雲道：“老師為何問及此言？”任引道：“適聞兄願為記室，倒有一家要尋一個，如兄做得來，倒也合用。”

弟做別事，其實不敢領教；如為記室，卻是慣家。但不知是那一家？”任引道：“就是先所言的吳老爺府中。他前日回家，言要尋一代書。兄若肯往，學生明日代兄一荐，不知尊意若何？”王雲聽得就是吳文勛家，正打著心頭之事，喜之不勝，忙答應道：“若承美愛，感激不盡。事成之後，再當奉謝，小弟明日來討回示可否？”任引道：“謹遵台命。”王雲隨回去不題。

卻說任引次日早膳後，換了一件潔淨道袍，走到吳府門首，門公看見道：“任先生到此何幹？請裏邊坐。”任引道：“煩大叔進去通報一聲，說學生要求見老爺，有事相稟。”門公聞有事而來，祇得進去稟道：“啟上老爺：對過的任先生要求見。”吳斌道：“可出去說不便。”門公道：“他雲有事要見。”吳斌道：“這老兒有甚麼事情？”祇得步到廳前，向門公道：“可叫他進來。”門公出去向任引道：“家老爺有請。”任引聞言，走至大廳上，見了吳斌，就雙膝跪下，吳斌忙扶起道：“鄉鄰之間，何須如此？”任引道：“赫赫威堂，豈有不拜之理。”吳斌道：“先生祇消常禮罷。”任引道：“如此從命了。”隨分賓主揖罷。吳斌拱任引上坐，任引道：“老人在上，晚生何能敢坐。”吳斌道：“休得取笑。”任引方告坐，而坐打一躬道：“前聞老大人榮歸，晚生欲到府叩賀台安，猶恐治業卑寒，不敢登堂奉拜。”吳斌道：“前日學生至舍，本欲趨候，恐反勞不安，故未至尊館。”任引又打一躬道：“豈敢，豈敢。晚生前日聞老大人欲覓一記室，不知可有此言否？”吳斌道：“信有此事。因學生無暇筆墨，往來事冗，有言在外，欲覓一代書。”任引道：“晚生昨日偶爾遇著姑蘇來的一少年書生，倒也風雅，腹中還通，祇因家道不敷，屬為記室。不知可合尊意否？”吳斌道：“既承先生之愛，敢不如命。明日煩先生可同此生來一會。”任引道：“領教。”隨起身告別而回。

卻說王雲在任引館中回去，比往日大不相同，面上風雲喜色，光采倍常，巴不得就是明日。心中想道：“正所謂天無絕人之路，奇巧無窮。倘然事成之後，姨母不見了我，豈不著急？這也罷了，如錦芳回去報知母親，豈不懸念？我不肖之罪，無可逃矣，亦出於無奈，恐拘小禮，誤卻終身大事。”遂主意已定。次日仍至任引館中，任引一見，拱手道：“雲兄信人也。”王雲道：“非是信人，實為己事。”隨坐下問道：“昨日蒙愛之事如何了？”任引道：“早間學生已到吳府，見過吳老爺了，他叫明日同兄去一會。”王雲道：“感恩不盡，何以為報？”任引道：“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何必客言？”王雲道：“今日尚早，小弟同老師到吳府去一會可否？”任引道：“此時已經將午，恐吳老爺有事。”王雲道：“承老師之愛，更祈玉趾一行，以釋小弟心中之望，如何待得明日？”任引被王雲再三相促，祇得又換了早間穿的那件衣服，同王雲走到吳府前。門公看見任引帶了一個後生來，想必就是甚麼記室，遂問任先生：“又有何事至此？”任引道：“又要煩大叔去通報一聲。”門公曉得有正事，不敢怠慢，忙進去稟道：“老爺，早間來的任先生又在門外要見。”吳斌道：“他又來做甚？”門公道：“他又帶了一個人在外。”吳斌道：“是了。可喚他進來。”吳斌隨出廳，見任引同王雲走進，任引卻是早間見過的，竟一拱不揖。王雲道：“老大人請上，晚生有一拜。”吳斌道：“不消，常禮罷。”王雲道：“進身記室，即係青衣之列，焉有不拜之理。”吳斌方受了兩拜，答以半禮，拱任引坐下後，命王雲坐，王雲道：“老人在上，晚生不敢坐。”吳斌道：“豈有不坐之理，坐了好講話。”王雲方告坐，東首坐下。吳斌見王雲人才出眾，舉止謙恭，心中十分得意，問任引道：“此位兄可就是姑蘇士乎？”任引打一拱道：“是。”吳斌問王雲道：“兄尊姓大名？家世何業？乞細道其詳。”王雲起身答道：“晚生姓雲名章，表字青文，祖籍姑蘇，幼習詩書，不能上進。舍間有年老椿萱，不能侍奉，並無養贍之計。欲覓一館地，在蘇不得其便，今投貴府，會一舍親，不料他去。昨會任老師，談及老大人府中欲覓一記室，故今相投。但恐晚生學淺，而不能應大人之教。”說畢坐下。吳斌道：“觀兄貌相，談吐驚人，自是不凡，以記室加兄，可情願否？”王雲又起身道：“晚生得大人青目，沾光多矣。”吳斌向任引道：“既然雲兄樂從，擇於幾時到舍？”任引打一躬道：“聽老大人尊便。”吳斌喚家人取歷日來看道：“今日是三月十二，明日不佳，後日是月忌，十五纔好，竟是望日。”任引道：“既如此，雲兄十五日可至此罷。”王雲道：“領命。”二人隨告別，吳斌道：“欲留二兄便飯，猶恐有褻，到改日罷。”二人道：“豈敢。”隨出府門，任引回館。

王雲回至鄭府，好不歡喜。到了十五清晨，穿了幾件隨常衣服，不與錦芳知覺，獨自一人，飄然而往，竟到任引館中，任引已在相候。王雲謝過任引，二人竟到吳府中來。門公是曉得的，竟請二人進去，吳斌已在廳等候。任引上前揖過，王雲行了記室之禮，任引就要告辭，吳斌笑道：“屢費先生之神，尚未酬勞。今日務要屈情小酌，休得見棄。”任引心中也已不得能夠，隨謝而坐下，家人擺下席來。任引東席，王雲下席，三人輪杯把盞，極盡賓主之歡，任引方辭謝而去。吳斌吩咐王雲道：“雲章，你可到側廳東廂安榻，一應床帳、器皿、箋柬、筆硯俱已現成在那邊，汝執此政，他事休管。”王雲唯唯領命。自此王雲就在吳府，但有往來書札，皆是王雲代寫，寫得十分貫通，吳斌得意相投不題。

卻說鄭乾此時見王雲出外，至晚不歸，喚錦芳同家人到錢、何二相公家去接。錦芳領命而去，至更深回來，向鄭乾稟道：“老爺，小人們到臧、錢、何三位相公家去接，皆雲大相公有幾日未曾去了。”鄭乾聞言，心中惶惶，步至內堂，向夫人道：“外甥日日出去遊玩，老夫祇道他在錢、何二家閑戲，不料竟有幾日不在他家，不知在何處遊蕩，今日至更深尚然不歸，莫非做下些事來？”夫人道：“我外甥素常老成，諒無非為之事。或者貪玩失路，見天色晚了，宿在他方，也未可料。此時諒來無處尋訪，且到明日再講。”夫人說是這等說，但一夜甚是放心不下。到次日將午，不見王雲回來，鄭乾同夫人心中著急，忙吩咐家人，分頭到各處庵觀寺院，名勝之所去尋。眾家人領命而去，直尋至暮回來，並無影響。鄭乾道：“夫人，此事怎了？”夫人含淚道：“並無他法，明日再去找尋。”次日又命家人去尋遍城裏城外、西湖等處，訪了幾日，哪裏得見！況王雲又更了名姓，從何處去訪？夫人見王雲數日不回，隨哭道：“我姐姐一生就得這點骨血，今日一旦到我家來流落了，我姐姐知道：豈不怨哉！又不知被人暗算，又不知是落水身亡，又不知煙花留戀，又不知尼庵藏匿，叫人好不心痛！”竟哭起來。鄭乾見夫人痛哭，祇得勸道：“夫人不必啼哭，哭之無益。待老夫修書到姨夫，夫人修一封書到大姨，命錦芳回去說之。如外甥在他處藏匿，日後少不得還見；或被人暗算身亡，此亦是天命，豈人力能為乎？”夫人道：“相公之言，奴豈不知。但家姐聞此消息，寧不痛煞！”鄭乾道：“亦出於無奈，皆由少年不諳之故。”竟代夫人修了一封書，次日打發錦芳回去。

錦芳見公子不見，心中焦急異常，見要打發他一人回蘇，更加心酸，祇得領了書，叩謝起身。不幾日到姑蘇，到府上叩見夫人。夫人道：“錦芳，你回來了麼？大相公可曾回來？”錦芳跪下道：“小人實該萬死！”說罷，眼中流下淚來。夫人大驚道：“呀，你如此光景，莫非大相公有甚三長兩短麼？”錦芳道：“姨奶奶有書在此，夫人看了便知。”隨取出呈上，夫人拆開一看，便淚隨言下，道：“如此怎了？然亦不怪於汝，你自去罷。”錦芳含淚而出，夫人哭道：“我那不肖兒呀，你既然去放肆遊玩，為何不叫人隨去？如今不知流落何方？又不知被人暗算身亡？如若流落他方便好，倘然被人謀死，叫我年老倚靠何人？日後老爺府中知道：豈不怨恨於我！”隨大哭一場。次日修書一封，差人送往京中，報知王仁誠。夫人在家日日思想王雲，時常啼啼哭哭不題。

卻說王雲在吳府中不覺又是一月，心中每每掛念父母、姨母：“我今日暗藏此處，他們自然四處找尋，早待吾矣。我在此實指聖與



夢雲小姐通一線之音，誰知竟無門可入！”亦時時納悶：“咳，小姐，為你功名棄於度外，父母又遠離，使我為罪之魁，未識可能遂願？”王雲每日如此思想，正是：

鍾情不識美人心，枉負良圖輕膝金。

一片熱腸成畫餅，可憐音斷玉堂春。

卻說夢雲身邊繡翠丫鬟年已十六，正在破瓜之時。一日看見王雲，心中想道：“這個新來記室，倒也生得風流，令人動情，若與他綢繆一會，也不枉為一人一世。”每常起心思慕。一日，夢雲見天氣乍熱，步到苑中梅樹之下摘梅耍子，見一雙喜鵲在樹枝上飛鳴跳躍，甚是和諧，因歎道：“禽鳥尚然如此，豈有人而不如鳥乎？奴家年將二九，未逢折桂之郎。古今才女名姝，頗有私訂婚姻，還有相夫奔侍，往往有之。我長在名門，生於閨閣，待有權而用於無用之地，且爹爹在京也曾擇婿，四海之內，豈無一佳士？可見才人之難遇。”湊巧，正在垂想之間，見繡翠走來道：“小姐一人獨自在此做甚？”夢雲道：“因房中暑熱，在此趁涼。”繡翠道：“小姐，你看樹上梅子都黃了。”夢雲就隨口吟道：

梅子黃時欲斷腸，羞將心信寄仙郎。

薰風日漸催長夏，懶畫娥眉添翠妝。

繡翠見夢雲出言有因，遂道：“小姐生得這般美玉無瑕之貌，抱古今詠絮之才，至今虛待閨中，不知何處有福才郎，與小姐諧百年之伉儷？”夢雲聞言道：“你這賤人，誰問你來？”繡翠不識時務，又道：“小姐可曉得老爺新用了一個記室麼？”夢雲道：“記室便怎麼？”繡翠道：“那記室年不滿二十，且是生得清秀，倒也可觀。”夢雲聞言怒道：“你這賤人，敢在我面前胡言亂說！我與夫人說了，打死你這賤人！”繡翠見夢雲發怒，忙說道：“此不過賤人一時之談，誰知反激小姐之怒，下次再不敢了。”夢雲亦不復言，氣沖沖走進房中去了。繡翠自說道：“明明方纔聽得他念甚麼郎不郎，此時又撇清！”遂走了出去。夢雲坐在房中想道：“適纔繡翠所言甚麼記室，我想為記室者不過寫書帖往來之事，也未必能作詩文，如有十分才學，也不到人家作代書矣，或者貌美，無過白面，這也不必討論他。”

不說夢雲在房思想，且說王雲想與小姐通一消息，奈深閨似海，不能遂願。每見一個侍婢，倒有幾分顏色，身材甚曼娜，時時以目顧盼。“此女倒也情多，倘能親近，機會就在此女身上。”一日在廳前院中閑步，見繡翠緩步而來，手中提了一壺茶走來。王雲見他走近，問道：“姐姐此茶送到何處去？”繡翠見王雲問他，巴不得與王雲浪答，遂道：“此茶奉小姐之命，送與老爺用的。”王雲道：“姐姐是何人身邊的？”繡翠笑道：“我是小姐房中之侍兒。”王雲道：“姐姐芳名喚甚？”繡翠含笑不答，王雲笑道：“姐姐的芳名見教，小生得知也無妨的。”繡翠低低說道：“賤婢名喚繡翠。”王雲道：“好個繡翠！此名甚佳，姐姐可送茶去罷，恐小姐久待回言。姐姐若得小暇，可至側廳，小生有心事與姐姐一談，未識慨允？”繡翠聞言，笑了一笑就行，回頭又笑眼相看而去。雖則王雲少年老成，也覺春心撥動。又隔了幾日，王雲望繡翠出來，問他小姐消息，再不見出來。一日見繡翠抱了文郎走進書房中來，王雲不勝欣喜，繡翠道：“雲相公，有一柬在此，是出壽禮的，夫人出名，可用心寫好了。”王雲道：“不消姐姐費心，小生自然用意。這兩日小姐在閨中可作些詩賦麼？”繡翠道：“你是寫你的帖，問得好不奇怪！”王雲道：“非小生多事，久聞小姐才名英秀，小生日慕香奩佳句，故爾問及。”繡翠道：“我家小姐詩詞歌賦，不時而有，難以細述。所雲慕小姐之詩文，君甚失言矣。幸爾遇著奴家，倘是他人，去與老爺說知，則不妙矣。”王雲笑道：“小生知罪，承姐姐愛我多矣。”遂取筆寫帖，問繡翠道：“姐姐今年青春幾何？”繡翠笑而不答。王雲見繡翠時時嬉笑，諒非端嚴之婢，戲他幾句，聊為消遣，諒無妨礙。遂道：“姐姐年已及笄，正在妙齡，可知巫山之夢乎？”繡翠聞言，曉得王雲調戲他，假意促道：“快些寫完了，讓我進去。祇管七答八答！”王雲笑道：“姐姐厭煩小生多言麼？我想姐姐身居閨內，寂寥無興，常得小生這樣一個人兒與姐姐消遣開心，祇恐不得能夠，為何反厭起小生來？”繡翠道：“你休得在此胡言亂語，看我進去稟知夫人，叫你存留不住。”王雲笑道：“呀，姐姐何必，小生再不講了。”繡翠見王雲風流瀟灑，言語溫柔，就覺欲心頓起，也不答王雲，無非臉帶春風，一笑而已。王雲寫完了柬帖，遞與繡翠，將他的手輕輕捻了一把，繡翠將身一扭，含笑而去。王雲也覺魂消，恨不能通夢雲小姐之音，心中怏怏。

卻說繡翠自王雲撥動春心之後，時時情切，愁鎖眉尖，奈眼目眾多，不能出去與王雲閑話。亦不與夢雲言及王雲相問之事，一則是夢雲前番發怒，二來恐小姐知之，留愛於王雲，故終不吐露。不幾日，又值端陽佳節。吳斌備下船隻，同夫人、小姐並侍婢等去看龍舟，獨有繡翠腹中疼痛，遂未同去。王雲恐湖上有人認得，故推辭不去。府中祇留兩個老僕婦看家，府前一個老門公。卻說繡翠少頃腹中疼痛已止，起身行到廚房，老仆婦見了問道：“繡翠姐為何不去看龍舟？”繡翠道：“再莫說起，偏生腹中疼得了不得。這樣好龍舟不能去看，我好恨也。”僕婦道：“你到外邊去看看，或者還有人去，你不會同了去？”繡翠道：“也說得有理。”遂進房去換了幾件衣服，又妝妝頭面，忙走到外廂來，見王雲在廳前踱來踱去，似有所思之意，想道：“他為何不去看龍舟？這也奇了！”王雲見繡翠在府中走出，喜從天降，且是打扮得十分俏麗，但見他：

淡羅衫子姣妝，石榴裙罩蓮藏，杏臉生春意，雲鬢堆鴉細光。鳳眼，鳳眼，裊裊行來亦香。

調寄《如夢令》

王雲見繡翠打扮俏俏麗麗，走將出來，見府中又無他人，喜出望外，遂道：“姐姐不去看龍舟，此時出來何往？”繡翠道：“我如今去看龍舟的。”王雲笑道：“此時並無人去，姐姐怎好獨自一人去？莫若小生同了姐姐一觀何如？”繡翠道：“雲相公若去，我隨了去。”王雲道：“既如此，可隨我到廂房中去更了衣去。”——此乃王雲之計。繡翠亦巴不得到王雲房中玩耍，竟隨到房中，王雲見繡翠進了房門，就轉身攔在門口。繡翠道：“雲相公不換衣服，反立在門口做甚麼？”王雲笑道：“姐姐你猜一猜看。”繡翠道：“我是猜不著。”王雲見繡翠滿面喜悅之色，就上前摟抱，繡翠道：“雲相公，這為甚麼意思？看有人來！”王雲道：“諒此時再無人來。姐姐不是無情者，可能樂從？如不見愛，小生亦不敢過強。”繡翠聞言，低頭不語。王雲知他情心已動，自覺欲火如焚，不能按捺，隨抱繡翠到床上。繡翠半推半就，被王雲褪下小衣，淫情勃勃，任王雲所為。王雲見繡翠下身光潔如銀，就也意蕩神迷，不能自持。王雲出世以來，未曾經過風流情節，初有老嫩之意，怎奈熱情似火，遂輕舉金蓮，微露佳人妙品，安然竟赴陽臺。繡翠苦楚道：“妾雖下婢，實還處女，望君憐念。妾感君風流雅愛，不避恥辱，以身付君，日後休得將妾為淫物。”王雲道：“承姐姐不棄小生，小生焉敢忘情耶？”竟撥花心，慢挑含蕊，繡翠嬌聲婉轉，秋水凝眸。正是：

才郎申意，妙齡女，俏細金蓮高綽。雲環翠鬢橫眸戲，紅蕊微開驚愕。軟玉情投，溫香佳偶，狂銷雙眉弱。羅衣生露，柔聲嬌語堪惜。風流俊士欣頤，陽臺始作，倒鳳顛鸞莫。翻雲覆雨羨和諧，貼口櫻桃時掠。蠻腰輕擺，繡體拳拳，交際恩綿密。鮮花殘卻，明宵再約此樂。

二人雲雨已畢，繡翠起來整好衣妝，向王雲道：“今日賤妾微軀已被君染，但日後不可忘情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承姐姐之情，夢寐不忘，焉敢做薄情郎也！姐姐可知小生之來意否？”繡翠道：“郎之意在心，賤妾如何曉得？”王雲道：“小生到府中來也，不知費了多少神力！得以記室棲身，實心為小姐耳。”繡翠愕然道：“郎君所來在先，知小姐在後，何得謂小姐而至？賤妾茫然不解其故。”王雲道：“此非姐姐可知。今日你我情意相投，不妨盡剖衷腸，諒姐姐不露於人前。”繡翠道：“郎君有何衷曲，不妨細道。豈敢走漏消息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去春在姑蘇虎丘遊玩，偶爾遇見小姐，那時姐姐亦在此，有是事乎？”繡翠道：“去年京中下來，小姐在虎丘遊玩果有此事，郎君有心，妾等無意。怎生就知其名，訪到這裏來？”王雲道：“哪裏就這容易？小生見了小姐之後，回家去一病幾乎不起。”繡翠道：“真為空相思也，後來卻又如何？”王雲道：“今歲二月中，小生到天竺進香，恰巧又遇見小姐。”繡翠道：“可為巧之至矣。”王雲道：“正在寺中相遇，誰知被香會沖散，可為巧而不巧。姐姐可記得？”繡翠道：“不錯，果然有香會來，我們同小姐轉出別門回家的。”王雲道：“幸喜小姐遺下一方綾帕，是小生獲得，方知小姐之芳名。名雖知道：終不曉誰家淑秀，朝夕令人懷想。無如奈何，幸而天假其便：小生一日去訪友，在路途中偶有二媒婆議論府中擇婿之事，故此方知，纔得訪著。以進身記室之引，實望小姐之姻事。”繡翠道：“原來郎君有許多委曲，又如此相巧。不負郎君求美之度，偏是小姐所遺綾帕是郎君拾得。前二月中，小姐不見了此方綾帕，尋得個意休不意休，幸郎君拾去，也不枉此遺。為何郎君不請媒妁求之，以為記室進身耶？”王雲道：“姐姐有所不知，小生豈不願？祇恐你家老爺嫌門戶不對；二則小生才疏學淺，一介寒儒，不能為小姐之配。那時褻瀆，反成其怒，故進身記室，訪得小姐有憐才之真心，事有可望，那時再以媒妁求之，豈非兩全其美？此番舉動，亦不為癡心妄想矣。”繡翠道：“郎君之論，果成金石。觀君之貌，甚是不凡，諒其才情自能通徹，何得自謙學淺？”王雲道：“前小生在天竺進香，偶爾興發，題一首詩在牆，少頃有人和在後面，細觀字跡，好似小姐之筆，不知可是否？”繡翠道：“是雖是，郎君之言可為脫節：郎君曾未面會過，小姐未嘗有字跡與君，何以知小姐之筆跡？”王雲笑道：“姐姐所駁，卻也不錯。小生去歲在虎丘亭中，見過小姐之筆法，故此方知。”繡翠道：“郎君可為慧心之至。那時小姐在寺壁見了郎君之詩，大讚不已，惟道前詩何不落款，遂和一首在後，自此回來，每常不情不緒，是有所思之狀。”王雲道：“原來小姐亦知小生之作，不知小生之名。題詩不落款，皆因賊禿之故。”繡翠道：“郎君自題詩，何關和尚？”王雲道：“小生題完了詩，正要落款，遇見一僧講話，打斷筆興，請至方丈待茶，故爾未曾留名。今懇姐姐在小姐面前通一線之音，細道小生衷曲，望憐小生懷慕之情，幾番追訪之私。”繡翠道：“郎君一片誠心，妾自當代言。”王雲道：“還有件至緊之事，要問姐姐。”繡翠道：“郎君有甚麼要緊之事？”王雲道：“未識小姐可曾受聘？”繡翠笑道：“這事郎君放心，我家老爺、夫人要擇十分得意之婿，故爾耽遲至今。”王雲歡喜道：“這還有三分望想，祈姐姐早賜佳音，庶免小生之牽掛。”繡翠道：“此乃大事，祇可緩圖，焉能急遽？況我家小姐性情十分端烈，倘有一言激怒，那時無方可治，此事則不諧矣，祇好慢慢誘言相探，未必他心似石，實非一朝一夕之事，郎君不可性急。”王雲道：“聽憑姐姐，若玉成小生姻事，那時自當相報，再不忘姐姐之情也。”繡翠笑道：“祇恐郎君日後不是今朝之話，將妾付之流水。相親相愛，惟小姐有之。”王雲道：“姐姐何出此言！小生非薄幸人也，何必多心。”繡翠道：“妾不過戲言，郎君何必介意。老爺、夫人將回，妾當去也。”王雲道：“千金重託，至祈在意，惟望佳音。”繡翠唯唯領命，回房去了。正是：

情生處處皆留愛，春意綿綿無可耐。

相思多少好風流，遍地佳期成介帶。

繡翠回房十分歡喜，得遂平生之願，想：“雲郎要我與小姐訴其根由，倘小姐知此生才貌，約下婚姻，彼自去矣，奴之事則不諧了。若不說，又負雲郎之託，莫若遲延歲月，隨機而進為妙。雲郎問起，祇說小姐正色，不能入話。”主意已定，聽見夫人、小姐回來，忙跑出去迎接不題。

且說王雲自與繡翠交合之後，又有五六日不見繡翠出來，未免思想。一日，繡翠出來與王雲偷會，二人又做綢繆二次之事。王雲問繡翠道：“小生心事，這兩日姐姐可曾在小姐面前道其一二？”繡翠道：“還未曾。小姐這幾日正怪賤婢，不知何故？若觸其怒，反成不美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姐閨中遺下之詩，姐姐可能竊取一篇，與小生一觀？”繡翠道：“竊取詩文，斷斷不可，恐小姐查出，奴之性命休矣，恐有人來，妾當去也。”遂急急走出不題。王雲心中怏怏，想道：“小姐怎麼閨中聖賢，若不可犯焉？有才人而下憐才，此皆繡翠之畏懼，不能與我調停，將如之何？”自此繡翠少有得空，則出來與王雲暗合，王雲問小姐之事，祇將言拒絕，王雲那得知曉。夢雲身在閨中，茫然不知其情。二人來往已有月矣。

常言道：“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”府中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女童，見繡翠丫頭時常出來與王雲麻纏，每每看在眼中，想道：“這個小丫頭到被雲生弄上了，卻也氣他不過。我明日拿住繡翠，與他作樂，不怕他不肯。”亦是合當有事，偏生繡翠出來，走到王雲房中去寫甚麼，寫完走出側廳門來，女童見四壁無人，攔住繡翠道：“有趣的繡姐姐，我同你到房中去耍子去來。”繡翠聞言怒道：“你這小猢猻，在此胡言亂語，說些甚麼！我去告訴老爺，打斷你的腿筋！”女童笑道：“你不要在此裝腔作勢，我若說出來，叫你不好意思！快快依從我便罷！”又陪笑臉走上去抱繡翠，繡翠將女童推開道：“我有甚麼不好意思？你敢說我！”女童道：“繡姐姐，你不要嘴硬，我就說出來，叫你死而無怨！你前晚到雲相公房中與他苟合，我一一看見，難道你還抵賴不成？”繡翠被女童說出根由，不覺臉上就紅一塊白一塊起來，本是心虛的人，算來無處抵賴，反求女童道：“此事也是我一時主意差錯，好哥哥，你與我隱瞞了，不要說與他人知道。我到晚上來，此時夫人在裏邊等待。”女童見繡翠已允，遂走開，放繡翠進去。繡翠脫身飛跑進去，到晚上，哪裏肯來赴約。

卻說女童到黃昏時候，指望繡翠出來，直守到半夜時分，也不見個影兒，正合著癡漢等丫頭。女童一天歡喜，反成煩惱：“倒被這賤人哄了。此時不來，其情已謬。我明日稟知老爺，叫他死也沒處死。”又想道：“這莫要錯怪了他，或者夫人、小姐有事所差，不得脫身，也未可知。等到明日出來問他，再作計較。”次日在廚下遇著繡翠，道：“你昨日好哄我呀。”繡翠高聲道：“我哄你甚來？這猢猻在此胡說！”將女童一頓臭罵。女童敢怒而不敢言，忍氣吞聲，走到外邊來道：“這個小娼根淫婦，倒被他一場發作。這樣可惡，我明日饒了你些兒！”恨恨之聲不絕。一日，吳斌命女童去請雲相公來說話，女童聞言，正要發前日之私，遂道：“老爺，不如不要去請他罷。”吳斌道：“狗才！怎麼不要去請他？”女童道：“這兩日他被一個妖精纏壞在那裏，哪有工夫來與老爺講話！”吳斌道：“狗才！又來胡說了，我府中有甚麼妖精迷人！多是你這狗才胡言，快去請來！”女童道：“不是小人在老爺面前多言，是小人親眼見的。”吳斌道：“你見甚麼來？”女童道：“也不是甚麼妖精，就是小姐府中繡翠丫頭，同雲相公眉來眼去，勾搭上了，非是一朝一夕矣。此是小人目睹，焉敢造言？老爺可細細訪問。”吳斌聞言，大怒道：“這樣事情如何不早言，莫要是汝以私害公？”女童道：“小人怎敢！豈無對問？”吳斌怒道：“我想他二人苟合，皆賤婢不端，我今將雲章逐出，賤婢處死，方快我心！”因女童一說，有分教：記室一番狂進，依

然兩地相思。正是：

記室空勞枉用心，一番風雨思難禁。

果然好事多磨折，不必尋常計較深。

畢竟吳斌怎生處置二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英雲夢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